

白癡

托思妥以夫斯基著

白

癡

柏思妥以夫斯基原著
徐霞村 高 涵合譯

譯者序

托思妥以夫斯基——這個俄羅斯文學三大巨人之一——在中國並不是一個生疏的名字。但爲了使一部份讀者更清楚地瞭解本書起見，我們不得不把他生平幾樁重要的事件簡單地加以敘述。

托思妥以夫斯基以一八二一年十月生於莫斯科。他的家境十分貧寒，這使他沒有機會受到良好的教育。當他在彼得堡陸軍技術學校讀書的末一年，他開始瞞着所有的人寫起小說來。那就是他在一八四五年所發表的處女作「窮人」。這部作品得到了當代大詩人尼克拉索夫（Nikolai Nekrasov）的推讚，使他在文壇上露了頭角，於是他便放棄了軍職，專心從事文學事業。繼「窮人」之後，他又寫了「白夜」和「耐托乞卡·耐斯伐諾瓦」等短篇小說。

一八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托思妥以夫斯基以參加白特雪夫斯基爲中心的「思想的陰謀」之罪名被捕。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判處死刑。在十二月的風雪天的刑場上，他以淒慘的心情聽着宣讀判詞，他知道在數分鐘後便要變成冷冰冰的屍體了。正當輪到他時，忽然尼古拉一世的特赦專使跑來了，宣佈

了將死刑減為流刑，充軍到西伯利亞去做苦工。這次可怖的經驗給了他一種終身不能磨滅的印象。

在西伯利亞的牢獄中，他過了四年的非人的生活，受着苛刻的待遇。有一次，竟遭受鞭打，使他在生理上起了很大的變化，這就是癲癇症的發作。在這期間，他身邊除了一本「聖經」之外，沒有任何書籍。他從「聖經」上得到了宗教的安慰，得到了新的啓示。這種基督教的教義和神祕主義影響了他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並在他的作品中佔了極重要的成分。

繼四年牢獄生活之後，托思妥以夫斯基又服了五年的兵役，至一八五九年才得到自由，回到彼得堡。此後他繼續以賣文爲生，先後發表了著名的「死屋之回憶」，「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和「罪與罰」等長篇。在後兩部小說中，托思妥以夫斯基用了可驚的細膩和深刻解剖着他的人物們的複雜而隱藏的心理變化，設法從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的污穢的生活中掘發出靈魂的潔白。

這期間，托思妥以夫斯基始終過着貧困的日子。爲了要求更平靜之生活，便離開故土跑到瑞士，德國，意大利等地去作窮苦的旅行，前後共有十年之久。「白癲」和「惡靈」便是在國外的期間寫成的。

一八七一年，他回到俄國。這時他的精神活動和創作力都發展到最高峰。一八八〇年他完成了他最後和最長的傑作「克拉斯梭夫兄弟」。次年一月二十八日，便與世長辭了。

「白癡」是托思妥以夫斯基作品中最富於自傳成分的。主人公麥什金公爵的癡症和他口中所描寫的死刑目睹記，完全是他自身的寫照。但托思妥以夫斯基並不像一般庸才的作家一樣，被個人的和主觀的經驗所拘束，所限制。反之，麥什金在「白癡」中不過是一面特殊的鏡子，從他的身上我們看到種種客觀的現實，看到人類的心靈的深處。

至於書中其他的人物，他們性格都刻劃得非常明顯，生動。葉琴琴將軍是十九世紀後半俄國新興資產階級的典型。他的夫人代表當時已在沒落的貴族階級。托茨基代表當時的地主階級。至於那美麗的神祕的娜斯姐西亞·菲莉波夫娜，托思妥以夫斯基把她的性格寫得相當複雜，無意中在她身上表現了西歐的民主思想和自由主義對於俄羅斯青年的影響。這些人都像托氏其他作品中的人物們一樣，情感強烈，善與惡在他們心裏交著戰，但是他們卻沒有拉斯考尼考夫（「罪與罰」的主人公）諸人那樣陰森可怕，那樣陷於極端的絕望。這是「白癡」的特點之一。

另一個特點是在結構方面。托思妥以夫斯基的長篇小說一向是不太講究結構的，但「白癡」則比較完整，雖然第一部的故事完全發生於一天之內，卻沒有過於冗長的心理分析。這也許是因為「白癡」完成較晚，托思妥以夫斯基的技巧已經發展到爐火純青的程度的緣故。

以上是關於「白雲」和牠的作者的話。至於譯文方面，牠的開始遠在十年以前，初稿純粹是由高滄兄一手完成的，我不過是事後根據英國萬人文庫的英譯本校對了一遍，把譯文向「達」的方面修飾了一番而已。七七事變之後，我和高滄兄一同逃出北平，又從天津一同搭船南下。我們在甲板上談到本書的出版問題，都認為至少要等到戰後才能實現。我們當時萬沒有料到抗戰期間的出版事業會有如此發達，竟使本書得以提前問世，這真是新中國的奇蹟。我所抱憾的是高滄兄遠在西北，不能早日獲得這個好消息（去年陳紀濤兄因公西飛，預備順便去看看他，也沒有如願），我想當本書出版之後寄到他手邊時，他一定感到非常快慰。

對於本書的出版，吳雲峯，姚蓬子，許卓山，王平陵諸兄均給予了很大的援助，在此一併致謝。

三十一年十二月徐霞村序於陪都

人物表

李奧夫・尼古萊維赤・麥什金公爵

尼古萊・葉沃羅赤・麥什金——公爵之父

尼古萊・安得列維赤・柏夫里什契夫——公爵之父執

伊凡・菲道洛維赤・葉伴琴將軍——公爵之親戚

莉沙盧娘・邁洛克夫葉夫娜・葉伴琴夫人——麥什金郡主，公爵之族人

阿利納姐・伊凡諾夫娜——葉伴琴之長女

阿得萊姐・伊凡諾夫娜——葉伴琴之次女

阿格拉亞・伊凡諾夫娜——葉伴琴之三女

阿凡那西・伊凡諾維赤・托茨基——葉伴琴將軍之友

娜斯姐西亞・菲莉波夫娜・巴拉什克夫——托茨基之長女

菲利浦・阿利山大諸維赤・巴拉什克夫——娜斯姐西亞之父

加伏里兒・阿達里昂諸維赤・伊涅金（又名干亞）——葉伴琴將軍之書記

阿達里昂・阿利山多維赤・伊涅金——干亞之父

錫那・阿利娜多夫娜——干亞之母

瓦爾瓦拉・阿達里昂諸夫娜（又名瓦爾亞）——干亞之妹

伊凡・彼得洛維赤・波締茲因——干亞家中之友人

非得史琴克——干亞家中之鄰居

派非昂・賽米昂諸維赤・羅格辛——公爵火車中遇見之青年，娜斯姐西亞之追求者

賽米昂・派芬諸維赤・羅格辛——派非昂之父

萊伯地耶夫——火車中遇見之小職員

部的卑劣皺紋。這青年人臉上特別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在於他那死一般的青白，雖然他有著壯健的體格，這面色却表現着過度的疲憊，同時還有一種幾乎痛苦地熱中的表情。和他那粗獷的嘲笑以及苛刻自負的眼神大不相同，他暖烘烘穿著一件黑而厚的羊皮外套，夜來並未覺得冷，可是他那緊縮的顧客卻領受了俄國十一月夜間的淒涼滋味，他顯然是對此並無準備。他穿一件帶大風兜的頗為豐厚的外衣，這是到瑞士或北意大利旅行的人們在冬天常用的東西。他們忽然沒想法從彼得庫斯南到彼得堡這樣的旅程的，但是在意大利很合宜而滿意的衣服，顯然在俄國便不適用。這外衣的主人是一個青年人，也有二十六七歲，比中等身材略高一點，生着很漂亮的一頭金髮，兩頰面頰骨還有一部稀疏，尖尖，幾乎是由於羞子。他的眼睛頗大，藍色而慍慍；有點溫和而機敏在雙目的表情中含着沉重的神色，那奇怪的神情中有一種特點，人一看見馬上便認出他是一個癩痢病患者。可憐這青年人的面孔是可愛的，瘦削而且難得很淨，雖然並無血色，這時更凍得發青。他攜着一小拉用一條舊綢子手巾包紮的東西，顯然這裏面就是他的全部財產了。他穿著厚皮皮鞋，扣著鞋套，全是外國式。這一切他那穿羊皮外套的黑髮鄰人全看見了，一部分也是因為沒有事情做，終於帶着一種卑俗的微笑，在這笑裏面，幸災樂禍的滿足常是非分而偶然地表現出來，他問道：

「一點都不錯！」坐在旁邊的一個衣冠不整的人插言道，笨笨的身體，看上去約有四十歲，長着紅鼻子，滿臉疙疸。

他似乎是小職員一類人物，帶着他那一流人的特別毛病——一點都不錯，他們只是白白地吸去所有俄國的財源！」

「呵，你是不了解我的情形呵！」從瑞士歸來的病人用一種濃厚而和聲的聲音回答說：「自然我不能辯駁你的意見，因為我對這是絲毫不懂，但是我的醫生却把他的錢分給我做遠東的旅費，並且他自己拿出錢來幾乎養了我兩年。」

「怎麼，就沒有人替你出錢嗎？」黑髮人問。

「沒有，常給我錢用的柏夫里什契夫兩年前就死了。我會寫信給彼得堡葉琴琴夫人，我的一個遠親，却沒有回信，所以我來……」

「那末你到哪裏去呢？」

「你說，我要到哪裏去落腳呢？……實在我還不知道呢。……大概……」

「你總沒有打好主意嗎？」兩個聽話的人又都笑了。

「難道那捲子東西就是你所所有的財產嗎？」黑髮人問道。

「我不想做這樣的打賭，」紅鼻小職員欣然應聲道，「貨車裏沒有他什麼東西，雖然貨車不是爲刑，誰也要承認的。」

「然事情就是這樣的；金髮的青年人馬上特別痛快的承認了。」

「無論如何，你的行李也有點價值，」小職員繼續說下去，當時他們已笑得喘不過氣來，「雖然人都敢保險說裏面沒有金銀，沒有法國的，德國的，也沒有荷蘭的——只要見你這外國皮鞋上的鞋套，人就敢保是沒有的——可是你若能把那行囊上加點彷彿將軍太太來伴琴夫人一類的關係，那行囊便得到一種很不凡的價值了，要是來伴琴夫人賞和你有親戚，並且你不是胡思亂想的話。錯誤常會發生的，由於想像到了極處。」

「啊，你又猜對了，」美髮青年首肯了，「的確幾乎是一個錯誤，原來，她差不多是沒有親戚的；這樣所以我接不到信。」

「你簡直是白糟塌錢買郵票呵，」而且無論怎樣你總要交明白又誠實，這是可以誇獎的。哼……我認識幾位要將軍，因爲誰都認得他；並且我認得樞夫畢生契夫，就是供給你在瑞士的費用的人，若

是叫做尼古察、安得利維赤柏夫里什契夫就對了，因為一共有兩個，堂兄弟。那一個住在克里米，故去的尼古察、安得利維赤是一個有身分的人而且根行很好，他活著時候有四千佃奴……

「不錯，尼古察、安得利維赤是他的名字。」

青年人一面回答一面注意而搜索地看著這位葛事通。

這樣的葛事通是可以常在社會某一層中遇見的。他們無所不知。所有他們的浮動的好奇心以及內心的性能不自主地傾向了一方面，自然是由缺少很多生活中的重要觀念與興趣。像今日批評家所說的一樣。但是「他們無所不知」這句話必須解釋得稍微狹義點才好：某某人在某機關作事，他的朋友是誰，他的收入多少，他管的是什麼，他的女人是誰，給他帶來多少賄賂，誰是他的從兄弟，誰是他的再從兄弟，凡是這類事全都知道。這些葛事通們多半都窮得捉襟見肘，每月賺到十七盧布的薪水。那些生活寫他們所熟知的人也想不到他們何以這樣通神。然而他們有許多由於這種知識而得到安慰，這種知識集起來可算得一種完整的科學，並且自重以及他們那最高的精神滿足都從這裏出發。這誠然是一種有魅力的科學。我看見過博學的人，文學家，詩人，政客，他們在這種科學中尋求其崇高的安適和根本目的，並且的確是用這種方法而自謀其生活之路的。

在這一部分談話中間，那黑髮的青年人打着呵欠並且胡亂向窗外探視，不耐煩地期待着旅途的終結。他的心神不定，特別是這樣的，的確，幾乎動了氣。他的行動實在是有點特別；有時他似乎是聽而不聞，視而不見。有時他笑起來，却不曉得——或竟忘去——所笑的是什麼。

「對不起，沒領教！」他道，突然向那拿小行李的金髮青年訊問了。

「李奧夫、尼古萊維赤，麥什金公爵便是我的名字，」青年人夾着迅速而毫不遲疑的痛快回答

了。

「麥什金公爵？李奧夫、尼古萊維赤？我不曉得。我不相信我會聽說過，」小職員答道，若有所思。「我不是說這個姓氏，那是歷史上的姓氏，可以在卡拉姆金的歷史中找到，並且很合理；我說的是你個人問題，實在是，在什麼地方也沒看見過麥什金公爵的，誰也沒聽說過。」

「這却不見得，」麥什金馬上答道：「現在除了我就沒有麥什金公爵了；我相信我是最後的一個。至於我們的上兩輩呢，有的不過是地主。我父親是陸軍少尉，然而葉特琴將軍的夫人好像是麥什金郡主；她也是麥什金郡主的末枝了……」

「嘿——嘿——嘿——」她也是末枝，嘿，嘿，你這字眼的多末滑稽呵，小職員咯咯笑了。

黑髮的人也噙了噙牙。麥什金有點沒料到自已說了個笑話，却也並不起什麼勁。

「信我的話吧，我是無心說出來的，」他終於解釋了，有點驚疑。

「不錯，你說的不錯，」小職員和善地首肯了。

「公爵，你在國外也跟教授讀過書嗎？」黑髮人突然地問。

「不錯……我讀過。」

「我却沒讀過什麼書。」

「喂，你曉得我也只讀得一點點，」麥什金幾乎是道歉地說。「因為我的病，所以不能按部就班地

去讀。」

「你曉得羅格辛族嗎？」黑髮人忙着問。

「我一點也不曉得。我知道的俄國人很少。你實姓是羅格辛嗎？」

「不錯，我姓羅格辛，派非昂是名字。」

「派非昂？羅格辛族的不錯……」小職員開口了，更加莊嚴。

「不錯，是一個，」黑髮人急忙地打斷了他的話。帶着粗莽的不耐煩。他實在是一直沒和疙疸臉打過

「唔，只是和麥什金一個人講話。」

「但是……那是真的嗎？」小職員驚得呆了，他的眼睛彷彿要從眼眶上突了出去。他的面部馬上現出

一種尊崇和自賤，而又幾乎是敬畏的表情。『說那塞米昂，派芬諾維赤，羅格辛在一個月以前去世，並且留下二百五十萬盧布的遺產是真的嗎？』

「瞧他！」他向麥什金打眼風，讓他看，「他們立刻就認錯一個人能得到什麼呢？這却是真的，我的父親已死了一個月，我纔來到，從普斯克夫回家來，腳上連靴子都沒有。我那無賴的兄弟和我的母親錢也不寄信也不寄！一點什麼都沒有！彷彿我是一條狗！最近一月以來我在普斯克夫害了一場熱病。」

「現在你回來最少要大大地弄到一百萬了，呵，主呵！」小職員雙手舉向天。

「與他有什麼關係呢，告訴我？」羅格辛說，又向他煩惱而忿怒地點首示意。「喂，我一文錢都不給你，你願意在我面前豎蜻蜓也隨便。」

「我願意，我願意。」

「你要當心！我什麼也不想給你，我不給，就是你跳上一個月，也沒用。」

「喂，使不得！你寫什麼不給？使不得！但是我要跳舞，我要拋開我的妻子小孩，在你面前跳。我